

藏

密

齋

集

藏密齋集卷之十三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雜著二

潘母傳

歲丙辰予邑之舉南官者五人齒則先碧潭會
同年兄弟後先爲其尊人徵言也碧潭則淚歎
歎下曰澄不肖乃以沒吾先慈也已又淚歎歎
下曰何敢以澄不肖沒吾先慈也揖予而前曰
傳則以屬予予傷碧潭之意而有所不忍辭也

於是碧潭乃言曰先慈姓孫氏外王父孫阡外
王母徐氏年十六歸先子景韓公年二十舉澄
年二十五先子補邑諸生第一卽廩諸生間年
二十七而稱未亾人年三十六而澄補諸生鳴
呼年三十七而未亾人亾矣乃又言曰先子性
喜博綜母論經史卽醫卜星鑑堪輿諸方家言
靡不絕深入微者先子得一意研究無吝鹽累
先慈力也乃又言曰先子見背時王父濱溪公
王母錢兩髮鬢垂白堂上王父性醇篤不治生

又累世單葉無以佐王父生井曰機杼惟先慈
焉是須茹荼食辛以日爲歲亦併夜爲日矣乃
又言曰澄幼隨王父母飯每飯欣欣鼓腹先慈
攜女弟啜粥耳間以飽女弟蓋先慈未嘗獲
飽也至且述王母所以臨母夫人者碧潭哽塞
不能出諸口又懼或無畸行慘色足以動當世
文章之士夫忠臣烈士孝子節婦出乎其性至
畸行慘色以自見要亦有不得已焉假母夫人
微以少寡自將而以力貧攻作爲苦豈不令人

重憐而家人舉馭焉以自降今何以令髮髮者
忘其無以子熒熒者忘其無以父而且率其勃
谿之常者無改也當人生之至不幸而以夷處
之斯爲難能也已嗟乎予邑蓋又有趙母顧氏
云潘夫人年不能四十趙八十有四碧潭猶及
嬉景韓公之膝趙腹其子壁不及見其父潘夫
人事兩尊人唯謹趙爲其祖姑吮癰舅病劇至
浣持厠溺無難色潘夫人其姑莊臨之趙爲其
兩叔偏更嫁旦夕包然無已時也趙所謂有不

得已焉者乎往予在諸生嘗借同志上趙事於
有可以貧故中格往年八十時其子璧嘗乞言
於予未有以應今聞且歿矣蓋予傳潘夫人而
重有感也魏子曰人患弗能章顯其父母不知
其父母視其子碧潭異日撫百姓碧潭不自飽
而百姓欣欣鼓腹如母夫人之字碧潭上官和
屬不可以一槩一如母夫人所以奉碧潭之王
父母事變之來屹然不可以動一如母夫人之
愁餓窮蹙濱死者數矣而矢靡他志斯所以章

顯其母夫人也是母是子予則有以徵碧潭矣

丙辰四月

跛道人小傳

跛道人者粵之興寧人也生九歲而跛然絕穎
慧爲諸生卽廩諸生間赴朋好之急如騖馮昌
曆沈一芝何仕彖皆不遠數百里往師友之已
聞白沙先生學盡悔其平日所自爲學已又聞
佛氏學出走其父跡之歸歸叵何父歿闋喪舉
廣東鄉試十六人計偕來京師訪其友之事性
命者友亦交訪之旣見普門和尚所從三僕遺
歸其二而祝髮爲弟子普門如東昌從如東昌

東昌朱延禧絕愛之留踰年長鬚髮矣予鄉馮
盛典朱所舉士當往守廉州參護道人致馮所
令郵之歸道人至則又留予鄉結廬幽澗之上
而又遣其僕曰吾不願與眷屬居也尋游徑出
未至遇聞谷和尚心折返幽澗寒月念其母甚
與其妻子決策歸魏子爲文送之時道人三十
有一歲不知其終如何也稱道人道人別魏子
曰吾當爲道人也

戊午正月

福建按察使穎亭陳公行狀

公諱于王字伯襄別號穎亭姓陳氏世居嘉善與之王帶鎮宣德中鎮析隸嘉善遂為嘉善人高祖惠曾祖芬祖壘父卿以公貴累贈禮部精膳司郎中世力田有士行而贈公嘗以粟貸饑不取償為德於鄉尤厚鄉之人蓋日冀陳氏之子姓有興焉者矣贈公配盛氏贈宜人生公公生而穎慧絕人稍就童子試試輒奇已邑令奇公首拔公而學使者奉江陵功令過謹闔邑置不

錄於是戚舊有難之者勸徙業矣公不答贈公
意亦不中悔也丁丑補諸生卽聲名籍甚諸生
間壬午舉鄉試高等丙戌成進士授魏縣令以
廉律已以惠字民以法鋤奸雖憑陵氣執不懼
也亾何以贈公艱歸歸益以晰民間癢疴幾務
失得之所在補令句容句故留都孔道又澆瘠
難治公且出晚入寢與食飲常不以時而百務
肥梳率游刃於衣襟塵土之間故事解役四十
八項導解之費歲不下八千餘金公條議官吏

領解傾銷道里費取諸羨不以僉民百費不禁
而自絕畿南各邑至今效之斗級司庾騷費不
貲公以吏代後歲更一人需索乾沒諸弊自無
所庸而穀陳則減賈以糴穀升則增賈以糴民
更便焉大都民役於縣及縣轉繇役於上在必
不可省者以官吏應苟屬可省如櫃頭軍胥匠
胥諸役徑議裁革不以蠹民自公今句以來
幾不識有黑衣之隸矣公以句濱江旱潦易爲
菑脩舉百丈白米鄒陂黃堰等壩倣古溝洫爲

數世利又月三試士以程其行能而女婦穿燈
蹈青諸嬉習嚴爲禁殷殷於本教者如此居常
服食如寒素過客厨傳有常則遇事屏照礪發
貴人無所關說而老胥不得舞文其間實究其
澤於下非以文貌爲治去句之日車輒不得發
旣去而民尸祝之謂自句有令唯徐九經丁賓
迄公而三云戊戌公以治最當選人臺省公詣
銓辭之陞刑部主事時時念少失盛宜人賴太
母丘有今日丘春秋九十有二矣疏乞南以圖

地便改南虞衡虞衡主皇木有循陋轍爲商人
居間者公大怒卽日公僉留都素耳公廉至是
望實益隆隆起城工則引重公龍江稅則又以
引重公一切城值關稅俱不能爲姑臧之潤而
龍江下流不百里爲儀真時稅璫銜新 旨設
津邏其處且覆征張甚公以暫攝當方張之焰
白其事部堂云某且移文稅璫儻不聽幸公疏
爭之不應公退曰此吾職也吾自以吾之去就
爭之遂移文云龍江稅 祖制也監所稅權宜

耳非法也法無百里而兩稅者請與監兩請於
朝監必稅請罷本部之稅不然者監請止稅
璫憚公詞直頗依違以答公立示其委官云業
期會該監本部稅該監不復稅矣如借 旨侵
漁者有法稅璫爲之氣奪龍江得不復稅明年
改南銓辛丑以考績行中途心動請告歸歸而
大母丘病尋不起得躬湯藥親飯舍云乙巳服
闋補儀曹積資當遷矣一門人在銓邀一謁主
銓者可速時日公定不往久之陞副楚臬尋叅

楚藩俱備兵武昌武昌省會傍江盜每乘夜入劫卽逸入江江行倏忽至興瑞間卽界居兩省柯陳十二姓藪盜萬山中莫可蹤跡而楚之兵政尤廢無標兵公議卽於武左二衛練兵內揀四十人輪直以備警又檄郡邑首領武衛夜二員巡必周嚴冬丙夜間身自周巡以防踈怠而省會無失事矣又計以官獲盜不如使盜族自獲盜十二姓雖盜族要其間苦於累盜名者必不少遣官齎檄以諭令諸姓擒賊自効悉與更

始諸姓素服公威信至是亦迫欲自滿其宿恥
不踰月縛四十餘人以獻皆劇盜也公謂此可
化而爲善卽以各姓之有功者署爲長立保甲
編烟冊行業出入註之籍月以聞官而又以地
界兩省無專轄不可以善後議設捕盜官其間
以府衙兼制興瑞於是盜無所匿胥棄兵弩而
持鉤鉏矣楚大水歲侵公時兼攝數篆先後發
錢金備賑者二千八百餘金民以不饑尤加意
刑獄夏疫冬戰每敕各屬清釋不得槩爲淹繫

人死限以三日赴簡五日具招過期者以不及
注考而盜情惟以初供爲據更楚俗健訟公方
以法馭之誣且不得行矣一御史所行獄詞小
濫公以爲言御史遂思以危公詢於明龍郭公
郭悉公治狀不容口御史慙而止公當其爲令
時鑑塘朱公撫南圻凡有條畫朝上夕可在楚
於郭公交洎如也而郭知公此可以觀公矣癸
丑陞四川按察使兵備建昌時方用兵建夷公
曰此非臣子避勞避遠之日以十二月啓行遡

江入蜀備經奇險沿途周詢於以禦裸夷有成
畫矣抵潼川則建昌業已有人惟有守上川南
缺兩院畱公權理咨部收憑公不可奈何奉命
備兵而冒昧以就他職棲遲以候部文上負
朝命下失身名也拂衣東歸已銓曹堅護前悞
謂上川南原係兼銜強公再赴公曰 國家設
官有以守巡兼別銜者未有以別銜兼守巡者
堅臥不起而議者重公之歸遲公之用乙卯亟
起公福建按察使而公已歿矣公圓顱盎背止

如山峙性夷坦無城府而見義屹然不可以動
常時簡嘿若無意于事者而先物赴幾如睹事
後每出肺腑示人而人亦不能欺未嘗迂物而
亦未嘗有意以近人嚴重不可犯而犯者率不
與較生平無苟取而不爲儼儼名在魏在句革
大戶典戶之支直者歲無美德公餽公于去邑
之日唯臆卻不受楚餒以賑饑矣其羸以刺歐
陽集及律例畱署中濱行帑吏更以其羸請曰
例也公曰吾例又不爾以故家居不甚治垣屋

而贈公所遺田宅又悉以遺其弟弟繼母錢太
宜人出也姻親之貧不自給者歲贍之以數畝
之人於總角交終其身無貴倨態簣齊陸公鄉
先達以盛德聞子孫不能振以其墓田售人人
轉售公公售之而召其子孫歸之俾世守焉仕
宦所至故舊子姓能文者陰左右之不令之知
也居恒語爲今日恤民曰不愛錢勤理事又曰
宜興者興之宜草者草之要以不得已行之又
曰如吾邑則命而除北運之常例醜也虧田何

以不復學官何以圮塘何以不築也而天下可知也語催科曰催科中撫字語聽訟曰不受囑而以小心詳之語刑罰曰盜賊奸宄平民不同科大約不得以吾怒逞之不得誤認此爲風裁語事上臨下曰有體語爲監司曰不爲撫按牽制不爲府縣所鄙夷所竊笑迺可行吾志矣語凡居官曰居吾職盡吾心平居悉心籌畫臨事固執之而強爭之若趨迎與夫表襮吾不爲也公所言卽公之操向矣公生以嘉靖甲寅三月

十有七日卒以萬曆乙卯十月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二配盛氏封宜人無妾媵子二山毓縣學生娶顧氏侍御海陽公女龍致吳江縣學生娶丁氏光祿寺署丞謙所公女女一適兵部主事了凡袁公子縣學生儼孫男七舒聘吳江光祿寺寺丞寧庵沈公孫女數聘秀水太學湘石沈公女臨聘刑部主事龍門錢公女麗未聘山毓出聚未聘脩聘吳江仁和縣令季侯周公女更未聘龍致出孫女六一適廉州府太守桂海

馮公子縣學生季鴻一字孝廉寧瑕支公子允
堅一字大中子學濂一未字山毓出一字吳江
太僕寺少卿蓋庵趙公孫其一未字龍致出山
毓等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某圩新阡將乞表墓
之石於名公譜公言行之詳屬不肖爲狀不肖
涼德渺聞無能爲役而公之不齊者在句容在
武昌萬里奔命一辭而還其志節之皎皎者在
天下通藉三十年所在著能聲而屈常調又淹
月日多遠惡地也真具幹濟之財而進退出處

之際卓然能自持以正者懿美未章風流不遠
誰職其咎用是摭其最巨足傳者次爲狀以俟
徵信者有所采焉

丁巳八月

先考繼川府君行實

於乎中孤不肖先君子未嘗有一日之養棄不肖孤者二十九年于茲尚在淺土不能面目爲人圖卜寸壤襄事惟徼名德鉅公一言度幾不朽又懼以中之無聞併累先德稍撫事實再紹信狀以請伏惟慈矜賜之闡拭先君子諱邦直初諱德成字君賢別號繼川爲舉子業稍試有司不效遂棄不爲以處士終中茲滿考得 贈 脩職郎行人司行人會之冢宰未得覆 請如

例先不知所自來矣世居嘉興遷善鄉之東歲
圩洪永間諱伴者爲徐贊堦徐當戎滇之大理
則代徃戍竟世隸戍籍焉宣德中析其鄉爲嘉
善遂爲嘉善人後數世諱顯者以農俠稱老長
官聲亮四聞可里許雞鳴起卽里中聞老長官
聲咸起卽不起巡里中排戶入矣農家而猶是
高枕者里中諸豪橫輒時時抑諸豪橫里中豪
遂相戒無敢橫蓋里中德老長官老長官亦復
憚老長官老長官云四子次隱齋公則又坦夷

樸厚不慕古有古風生南川公公性行如隱齋
公乃授廬授粲授樵者徧碁功也配大母楊於
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日午時生先君子出育
於從祖母五歲歸侍楊明年楊卒及葬議火先
君子號仆地何爲是纍纍者南川公怛然是纍
纍者亦半我所授也於是厝不火已繼大母周
諸所以後先周者甚宛至丙辰先母薛來歸辛
酉歲潦大父家漸落伯父先君子咸有子女食
指緜議析箸矣而大母周報舉季時叔可十歲

亦周出也顧擊掌頓足呼曰又且一箸大父斃
然曰小子爲若言耶吾誠不意吾挫產而乃以
益兒趣溺季先君子亟徃懷季蓋先君子護季
唯謹而背稍受笞矣時先母舉女洗竝字之計
與季共一箸焉大父猶日嗃嗃謂必開異日者
兄弟隙先君子業不可子畜而故所出育從父
家頗饒無子法當先君子後先君子遂以季出
後卒得成立爲諸生焉徐析箸取其田廬敝惡
也叔未便聽易之叔責先君子爲損箸償之屬

條編未行當里徭者中人之產輒破大父旣垂
老不任役而伯父又慮以任役毀家先君子慷
然安有兒子挾婦子嘻嘻大人日僕僕官府爲
隸胥所囂偏乎穀色請代追亦不從伯叔告協
家故不甚腴亦卽立領不能以朝夕餽粥悉織
粥諸市盡則先母偕女兒勤紡織易米鹽單衫
徹冬胝龜指手先君子日出與人象棋陶陶自
若也一椽一壁必翦以糊其口時先母方娠不
肖中戚族戒弟入產者無居儼先母從弟一椽

生中先君子卽慮中異日者就傳恙雁資又母以紡織病矣無以生授徒里中徙家就焉丙子徙鄆村去東歲三里而近己卯徙凌巷十五里而遙丁亥徙短浜三里而遙辛卯復徙于凌巷所授生徒必群之以禮坐作應對進退拱揖肅如翼如威儀儼古明廷焉授讀量其資性俾有餘地而不殫其力復徵候其神色德王黜倦爲課督訓書書無弗善遇暑雨慮以屏質襲冒致病必具午膳餉其居之稍遠者不使歸蹠而至

者視濯視起必親又聽其脩脯所入不以問以
故有弟子者爭得先君子師體爲之憊而朝夕
恒不能給旣違大父母鄉下日憇憇自將覲饋
源源織物必上離大寒暑必徒步致之迎大父
養大父不忍舍去則又不忍留蓋大父稍稍自
訟泣對如孺矣恨不得事母事母舅如母歲時
問遺省視視酒肉唯腆臨其喪哀如子子葬如
也從父嘗病時先君子亦病則抱枕席往侍臥
起焉叔君家疫比屋褻足相戒先君子數里外

則顧獨徃周旋護視疫竟起先君子亦不染也
叔病間日今日乃知我二哥季病瘵者數歲時
時念之不能去口數徃視歸不能安寢也居鄉
黨間和煦以入絕無町畦十年以長叔之雁行
者兄之婦女媵之與言慈與言孝與言弟無老
幼智愚良賤並得其懽心農輒與言農賈輒與
言賈織又輒與言織盡狀其意諸隙分讐敵迫
叩先君子無弗應卽無弗解解亦不復再構恐
無以見先君子里中事固有不之官府而願得

先君子片言曲直唯命者矣至骨肉之爨稱引
父母陳說道理間爲灑涕悚其良心無弗鼓動
有某某兄弟閱牆者數年一夕其弟來懇先君
子爲宛析曲譬旣憬惕辭去則先君子啓後戶
令出兄果屬垣者久之入卽謝先生直我先君
子曰爲若弟言爾爾卽不弟安有欲殺其弟可
稱兄者氣遂折徐又爲宛析曲譬以去去各泣
涕引咎旦日同詣先君子謝懽好如初甚至夫
婦妯娌瑣細之爭亦群相愬白和釋而返德氣

蒸浴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又先君子好自藝
蔬蔬二畦行列脩整剔蝨芟黃鮮好葱倩可愛
夜聞札札刈蔬聲起從窻罅窺之霜月之下見
左肩所綯綴狀識爲東隣第二家某子甲也向
家人切切私語本慮警動致不自安而已委蔬
遜矣厥明畱其半御冬以其半分饋東西隣各
二家實欲遺之又實欲泯其跡令人莫之知蓋
凡事宛篤周摯類如此平生無以非禮相犯者
而意所不可不能詭隨一隣右以劉語致憾幾

攘臂而詬旁不能堪者欲代起與鬪先君子止之曰理未明氣未平未可與言彼徐當自思越數日踵門謝待之如常後先君子徙宅牽袂頓跌惋慟悽惻如赤子之失乳焉先君子凡四徙所居成聚飲席必有繼川先生無先生不坐當其徙時隣父老子弟婦女陳筐列篋嗚咽悲酸環不忍別束脩以上菲矣又以上大父母又不肖中羔雁行囊賴是且時爲諸弟子具饌簞瓢屢空矣然未嘗一啓齒告人故終其身無菴粒

之逋無一飯之德亦未嘗有憂生之嗟見幾微
于顏色獨天時旱潦見占輒憂感至不下咽又
性好施予急人之急如恐不及遇餓者倒晷授
之每至懸爨家人或不能堪泊如也比舍船屋
幾圯者數矣一日雪市餉者假泊其下夜半聞
洶洶崩屋聲先君子曰是餽賈將殆亟起冒風
雪以徃正上壓下汨如你沫魚爲奮挺發覆出
汨解衣裹之畱之家得不死蓋窮解厄無虛
月矣不欲以養生故傷生弗食牲性整潔所御

衣履有敝而無垢餘環於籬落間雜藝卉菊
自娛嫁女曰貧女不易當舅姑父復喪廬道爲
嫁後耳資乎食必祝諸兒舉火乎未也不肖中
能言卽日加諸劄令耳習所授弟子書漸有知
每于就臥時告古忠孝節烈事數條將旦輒令
誦說自喜又每言南皋先生以疏劾江陵謫戍
事中時以爲古人也丙戌有傳三進士劾房御
史章至家塾者嘖嘖相示先君子旣垂暮無立
錐之地族長者諷叔父曰徃一哥爲若等代役

爲若償責又聽若便易產今二哥無居乃若所
贏址猶二哥地也蓋還之爲二哥歸計于是吐
畝餘歸先君子不數日卽售之充不肖中脩脯
資時中童子試輒北先君子猶謂是營兒腹不
營兒家也姍笑籍籍丁亥大父卒庚寅大母周
繼卒二喪未舉先言之營必舉克于家勞利不
顧壬辰二月中候試學使者則心日怔怔怛怛
動十一日馳歸則先君子以外感常就枕然聚
生徒授誦如故中疾爲遣去身且畱先君子志

躍起曰我無恙試且逼走毋負我矣手減一簪
五分許囑試具費於平痛哉猶躬解維也又迤
佇望不肖中沒髮杪始入是十三日也不謂十
五日申時卽終于正寢得年僅五十六於平痛
哉故所得平解讐隙若父子兄弟若婦女無不
對先君子靈歔歔逾數年中一再過其里無不
爭飲食魏先生兒泣涕當年事也配先母薛氏
生後先君子四年歿後先君子八年力貧支憊
備所不堪以佐先君子別有紀男一人卽不肖

大中先君子歿之二三年而始補邑諸生又十五年而始舉于鄉又七年而始舉于南宮服官者四年矣無一可以慰籍先君子者娶錢氏茂才惺寰公光祖女女三人長適凌守義次適吳濬三適沈應達俱農家子孫男三人學泚增廣生聘茂才翼廷吳公邦輔女娶吳江茂才完宇嚴公與敬女學濂聘解元賁聞陳公山毓女學洙未聘孫女一人適茂才允悔曹公燾子培曾孫女一人未字夫本質可以遡性微細可以滙源

底竊可以觀誠語有之操行甚難而湮沒者不可勝道也夫非人子之責歟故不諱細小臚其蹟似以永孫子中嘗疏聞于上曰臣父孝友仁卹節廉自將如此以被明綸庶幾不辱矣卽今乞言于大君子亦自謂其可以借光天祿之藜無玷名山之副也其不以中不肖故而勉爲闡播俾沉光爲耀令闡長世先君子不朽中死不朽

庚申三月

爲先孺人徵 制詞畧

先孺人歸贈公而貧家以里繇故益落贈公愈益落拓不以家爲事俯仰皆先孺人十指也已贈公教授里中束脩所入幾何餅時罄而好施靡窮蓋先孺人能聽之無幾微見顏色焉性整潔杼軸饌飲靡不精好製服儲木棉之最白者爲用經緯出一手且首尾無少巨細以爲常有售故書者先孺人見之泫然顧不孝曰兒浮與之直人當其貧時無所不售矣乃售書蓋有感

于先贈公時事云能鑒識人于童稚中覺其不
類誠孫輩勿睨近有稍富厚之家來爲孫輩妯
者輒令不孝謝之貧吾家之常姻婭中貧薄不
倫嘉會時易損兒子輩志氣不可諸力貧支憊
及孝慈常行不能殫述時有明理義之丈夫難
能者焉

甲子二月十三日

爲婦徵 制詞畧

孺人儒家女其父母頗積畜之而迨其婦于魏子也惟魏子言是聽逮事先孺人者六年諸爨汲井曰日暮不敢怠事先孺人于彌留諸浣濯扶持稱其爲人子婦矣瘁其十指以佐魏子頗亦如先孺人之佐先贈公日亦念其父母弟妹而未嘗以私也魏子有三女兄其子女不能給者視吾力字之曰先孺人之意也雖旦晝晷然內臧獲以及竈下畢及矣而後自及常系及常

自笑焉魏子舉于鄉迄今十五年無錐立之地
以居食指日益繁不能以朝夕孺人有丞操作
率婢子瘁其十指一如魏子爲諸生時魏子得
以無內顧憂也

甲子二月二十二日

書朱君三事

予以乙未交君三蓋備經地不數武而近日暮
相暱也過君三所案頭每有書尺許不問今古
皆蠅頭細書叩之其尊人杏里先生筆也予兩
人並貧甚而君三長於予十年父子困諸生間
更憊矣君三念其貧時復念予之貧米鹽凌雜
咸相告語復時時道義相勸勉蓋君三卽憊甚
要父子矜飭無升斗苟且爲朝夕計嗣父子歲
有館地食指簡有田數十畝有米數十石長子

女漸嫁娶矣而不少甦其憊食御還往供費如
常時先生三十七而鰥不庚娶遇先生於途角
巾布袍數十年一日也君三一布裙寒暑共之
貧無甚不甚等憊矣予離家三年歸問其親故
而君三以正月喪父其婦張躬湯藥浣滌惟謹
後二十五日亦卒子婦薛新產哭其姑同日卒
亾何所產子亦歿嗚呼宜其憊矣一日君三過
予相勞苦鰲瘠骨立兩鬢星星白也眼赤淚簌
簌下氣哽咽不能語大約有可告之友而難明

於家庭間者明日率其子浚拜予門下又明日
浚持君三所叙杏里先生行畧暨二婦所以歿
者乞一言也正懇焉無以益浚夫生於儉而歿
於孝爲子孫者不可以不念也歸而求之有餘
師也已矣遂次而授之

丁巳七月

課无咎弟

看書只將本文從頭至尾抑揚反覆自然有得
聽講時最要於口角吞吐處細聽不得放心錯
過

看時文最忌展卷便閱須先將題目自家杼軸
一番破承至結躍然胸有成文然後將文細細
叅對疑處得處俱細細與師友商量如此則不
期成誦而自然淹熟作文日無心摹倣而自然
機來矣今只將輕鬆清活之文熟玩一首餘力

將時刻中佳想路記數段亦可瞑目靜坐
更妙其玩過文須常將來口頭念眼前過心上
轉

作文日題目到手最忌繙閱舊文只將本題沉
潛涵咏從題目虛字處討機從題目寔字處討
意抑揚反覆自然成文只以性靈杼寫不妨力
量未到胸有成文然後下筆稿經叅覆然後膽
真一字不苟乃是

溫書五張一起或四遍或五遍掩卷誦過展卷

覆過復將本文從頭至尾抑揚反覆數過有疑處卽時質証毋得含糊擲過

總之行坐卧時心心念念都在時文機括上耳目不外構游念不內出不獨時文透脫卽本在靈通矣

焚黃告墓文

猗我列祖積脩累行蒙褐抱璞未大其聲嗟我
仁考遭家不造備嘗百難善以爲寶維中不肖
幼惰而嬉弗克承志大感是懼畢喪三年始補
諸生又十五年始與鹿鳴三舉禮闈而對大廷
于以四方暑雨寒星已未之五例當上蹟以在
征途不遑報覈陽止還軫春曹懸印旣四越月
百扣如恪儀署移文功司受伐引而陛見幸無
隕越格於功令命止及身陳情於帝庶以逮

親迺大司農釋銓之寄迄夏六月天官始畀次第題覆徼制曰可山陵戒嚴尚璽不果十月十九始沛恩綸人子常報中獨逡巡捧敕之初已告於祠善積厥躬天子葵之雨雪綿亘未宣於窳蠲茲霽吉臈黃以陳凡族初祖以暨旁親同藏斯丘共鑒斯徑尚饗

辛酉正月

告先妣墓文

嗟我考我妣所以教育大中者何如也仁考棄
大中者二十九年於茲始得奉 天子救命贈
脩職郎行人司行人今日焚黃于墓維我慈妣
格于功令恩命未霑大中之私恨何窮我妣之
在九京亦必環迴數十年者之情事而百愴交
集也瀝酒告哀尚其鑒之

辛酉正月

嚴瑞溪祭文

往與兒子泚卜婚也而難其人已來灼者日嚴
公雅士課讀課耕無他事貲不甚饒而時以其
息佐縣官之急嘗一再赴大賓之席而足跡不
至公府游道雖狹愛儲名山水畫娑娑其中有
女孫及笄于是令泚兒委禽焉尋北上今歲奉
使青齊登泰山觀日出轍殆徧龜鳧鄒嶧之間
道徐滌黃河長淮大江之勝烟雲晴雨如楮墨
淋漓變態百出舟車所至未有同者計欲舉山

水之似畫者登公之堂一商畧其畫之似山水者而公已歎矣然則終將于煙雲山水間一貌公之睂宇也乎

丁巳二月

原缺

顧心宇祭文

余總角而交允晦允晦再室實維公女今予舉
允稟嗣爲兄弟公女余女姑也邇予女離其母
而事姑如事其母卽允晦之冢嗣在祿失母亦
卽在祿得母而迄于今忘其非母且以公若公
之子及余視之均甥也蹟所以惠顧其甥者予
愧公暨公之子公之喪予其能恣然乎溪毛之
將有其未將者矣

章侯祠碑錄金疏

繇今而思章侯實實有父母斯民之意事議氣
定且教且愛士民實實食其德不虛在口舌交
告間彼其時門以內絕不見有鮮衣怒賦高駢
闊步煇然而向人者邇洞敞極矣起視四郊形
聲之表尚隱隱隆隆不至斲削幾盡者未必非
侯所畱也侯故有生祠而未嘗樹碑以告來者
近池魚之殃殆于露處方共盪然而孺蓮持往
所醮金而未徵者來商其事且謁謝侯祠而徵

金者業已至再爲之色喜于以知此舉之易易也
也丁巳

鼎密齋集卷之十三